

從《金瓶梅詞話》中的笑話看 應伯爵的深層心理及其與 西門慶的友誼與權力關係

周盈秀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提 要

西門慶與應伯爵之間，名義是「兄弟」，實乃主子與幫閒，照理說西門慶具有更高的權力，卻又能處處看見應伯爵荒唐的僭越以及西門慶的放縱與容忍。兩人達成看似平衡關係的原因，或許透過彼此玩笑的往來，能有所窺見。

《金瓶梅》中的應伯爵是說笑的箇中好手，除了擅說笑話，他也靈機應變，以機智言語或滑稽行為製造笑鬧氣氛，使自己獲得西門慶的青睞。但其實，應伯爵的笑謔言語行為中，能窺見他審時度勢、淫穢人品及隱忍的防衛與攻擊。本文以應伯爵說的玩笑與諧謔行為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應伯爵的笑話探索其深層心理；並以應伯爵與西門慶玩笑的語境，進而了解應伯爵與西門慶之間的友誼與權力關係。

關鍵詞：金瓶梅詞話 應伯爵 西門慶 笑話 權力關係

從《金瓶梅詞話》中的笑話看 應伯爵的深層心理及其與 西門慶的友誼與權力關係

周盈秀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魯迅（1881-1936）曾引丹麥哲學家吉開迦爾（即齊克果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的話來形容幫閒：

戲場裡失了火。丑角站在戲臺前，來通知了看客。大家以為這是丑角的笑話，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吧。^❶

齊克果敘述的情境，似乎相映著《金瓶梅》裡西門慶的生活世界。西門慶在全盛時期流連妓院，終日與歌妓、幫閒相互鬥嘴嬉鬧，他身邊永遠不缺人與他一起縱情享樂，即便傾頹腐敗、樹倒猢猻散只是轉瞬間的事。再回顧西門慶與應伯爵等幫閒恣意開情慾、權力、貪嗔與痴怨的玩笑，大夥笑得真切，笑話裡的殘忍現

❶ 詳見魯迅：〈幫閒法發隱〉，《淮風月談》（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年），頁121。原文中的「戲場」，風雲時代版誤植為「戰場」。

實，當時的大家都無所察覺。

應伯爵等幫閒與西門慶之間，說是「義結」的十兄弟，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樁金錢買來的「友情」，仍有明顯的主從關係。但在眾幫閒中，西門慶又獨獨依賴縱容應伯爵，兩人的言詞對談充斥著各種難堪至極的相互嘲弄或諧謔笑語，在旁人眼中又顯得「厚之至極」。^②小說對西門慶對應伯爵的好感寫得頗為真切，全書不乏他與女眷提起他與「應二哥」交際來往的過程。第 62 回，西門慶為李瓶兒之死哭到吃不下飯，眾家眷手足無措時，玳安主張請應伯爵等人來，玳安說：「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果真應伯爵一到場安撫，西門慶就「心地透澈，茅塞頓開，也不哭了」（第 62 回，頁 1002-1004）顯見應伯爵與其他幫閒有很明顯的差別，這種情感究竟從何而來？又或者說應伯爵有何魅力，足以讓西門慶另眼相看？

《金瓶梅》中應伯爵個性最鮮明之處，就是他信手捻來說笑功力了。目前學界關於應伯爵喜劇形象或金瓶梅笑話的研究，已有不少論述。譬如徐景洲的〈應伯爵和他的混飯術〉細數應伯爵在蹭吃蹭喝時的機智話術；^③邊家珍的〈倖幸幫閒的絕妙畫像——論《金瓶梅》中的應伯爵〉對應伯爵身為幫閒的以插科打諢、鬥嘴調要的生存方式進行分析；^④張美華的〈明清世情小說中的縱橫家——以《金瓶梅》幫閒應伯爵為例〉從孕育幫閒的明代社會與城市生活說起；^⑤胡衍南在《蘭陵笑笑生與〈金瓶梅〉》一書中，專文提到應伯爵這類幫閒的社會意義，論述他們家道中落之後，仰賴一定的文化水平，如何在上流階層打滾的可憐與無

②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訂：《金瓶梅詞話》（二）（台北：里仁出版社，2015 年），頁 1079。後續引用皆以此本為主，隨引文當頁標註回數與頁碼，不再另作腳註。

③ 徐景洲：〈應伯爵和他的混飯術〉，《文史知識》第 9 期（1993 年 9 月），頁 123-127。

④ 邊家珍：〈倖幸幫閒的絕妙畫像——論《金瓶梅》中的應伯爵〉，《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3 期（1996 年 5 月），頁 84-87。

⑤ 張美華的〈明清世情小說中的縱橫家——以《金瓶梅》幫閒應伯爵為例〉從幫閒生存的時代與社會意義說起應伯爵，《有鳳初鳴年刊》第 7 期（2011 年 7 月），頁 301-322。（DOI：10.29458/AGSCLSU.201107.0016）

奈；^⑥ 王燕的〈金瓶梅應伯爵形象研究〉也用較為悲憫的心態看待應伯爵的幫閒身分，理解他以利益為優先的職業行為等。^⑦ 而與《金瓶梅》笑話相關的研究，則有王年双〈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⑧ 董定一〈崇禎本《金瓶梅》笑話的藝術特徵與文學藝蘊初探〉，^⑨ 以及張文德〈試論《金瓶梅》諧謔藝術〉等，^⑩ 則是從不同角度分析故事型笑話在小說中的形式與作用，其中也都有談及應伯爵所說的笑話。而探討應伯爵與西門慶關係的研究，則有王悅的〈試從西門慶的人生際遇分析應伯爵的幫閒形象〉比較西門慶從起家、盛時及衰敗的三個人生階段，看應伯爵的行為態度轉變。^⑪ 王燕的碩士論文《〈金瓶梅詞話〉中應伯爵幫閒形象研究》也專章討論應伯爵對西門慶的物質依賴，以及西門慶對應伯爵的情感依賴現象。^⑫ 這些研究都能分別從各層面見證應伯爵的形象及其與西門慶的關係。至於從笑話這個層面，探索應伯爵深層心理及其與西門慶友情中的權力關係，查閱各種資料庫，並無相關論述。

只是，目前關於金瓶梅的笑話研究，多將笑話視為一種惹人發笑的故事型文類。王年双的〈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及作用〉就定義笑話必須（一）要有敘述性、（二）要有情節性，並且具有獨立性才能算是笑話，若只是引人發笑但不具情節性的作品，或者只是情節的一部分，無法獨立視之的不算笑話。^⑬ 也就是

⑥ 胡衍南：《蘭陵笑笑生與〈金瓶梅〉》（台北：五南出版社，2019年），頁213。

⑦ 王燕：〈《金瓶梅》應伯爵形象研究〉，《文化創新比較研究》第33期（2017年11月），頁16-17。

⑧ 王年双：〈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集刊》第1期（1996年6月），頁55-78。（DOI:10.6973/CHSFTKWHCK.199606.0055）

⑨ 董定一：〈崇禎本《金瓶梅》笑話的藝術特徵與文學藝蘊初探〉，《陰山學刊》2012年第1期（2012年），頁47-52。

⑩ 張文德：〈試論《金瓶梅》諧謔藝術〉，《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12年），頁79-91。

⑪ 王悅：〈試從西門慶的人生際遇分析應伯爵的幫閒形象〉，《文化創新比較研究》第9期（2018年3月），頁35及37。

⑫ 王燕：《〈金瓶梅詞話〉中應伯爵幫閒形象研究》（青島市：青島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9年6月），頁43-46。

⑬ 王年双：〈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頁56-57。

說，目前《金瓶梅》笑話研究的取材對象，是像西門慶與幫閒妓女們在觥籌交錯時所說的「泥水匠」（第12回）、「補刑房」（第35回），這類看似有所出處的、經故事人物引用敘述的笑話。

在本文定義笑話之前，先就前賢採取的情節式笑話進行版本出處之比較。如附件所顯示，根據王年双的〈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一文統計，《金瓶梅》的十八則笑話（指有既定素材情節的笑話）之中，就有十一則出自應伯爵之口，尤其在崇禎本的改動中，第1回和第54回改寫部分，應伯爵所說的笑話明顯增加，使應伯爵的個性更與笑話脫不開關係。¹⁴ 萬曆本的十二則情節式笑話中，應伯爵說了六則；崇禎本有十七則笑話，其中十一則屬於應伯爵的傑作。崇禎本在第1回與54回新增的七則笑話，就有六則為應伯爵說的，可以明顯看出崇禎本更加強調應伯爵的說笑本事，這些笑話也更以服務、取悅西門慶為目的。如兩種版合併計算，共出現十九則笑話，而應伯爵就占了十二則。

不過，崇禎本多出的笑話生硬刻意，還不若萬曆本應伯爵的調戲取樂來得自然。魏子雲就在校勘時，以53、54回的矛盾不連貫之處來印證沈德符曾說的「有陋儒補以入刻」。¹⁵ 譬如魏子雲針對崇禎本第54回的笑話提出疑點之一，江心賦裡的「賦（富）賊」雙關，還有「有錢的牛，怎的做得麟」兩則笑話都是罵有錢人的，依照應伯爵善奉承的個性，說出這樣的笑話有違他一貫的個性，魏子雲認為應伯爵這樣的人物，不會當著西門慶的面說出這類嘲諷有錢人的笑話。而這些笑話，都是當時流行，隨便寫進來湊個篇幅罷了。¹⁶ 崇禎本增加的笑話反而使應伯爵的形象顯得生硬，變成比較固定的套式。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要更貼近應伯爵說笑的生動面貌，仍應以萬曆詞話本為主要研究對象。¹⁷

¹⁴ 王年双：〈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頁55-78。

¹⁵ 魏子雲主編：《金瓶梅研究資料彙編下編——金瓶梅第五十二回至五十八回之比刊與解說》（台北：天一出版社，1989年），頁36。

¹⁶ 同前註，頁133-134。

¹⁷ 本文採用梅節校訂之《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里仁書局出版）為主，然為更貼近詞話本原貌，引文皆已與大安株式會社出版發行《金瓶梅詞話》（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3年）對校。後續腳註處只註明大安本之頁數，不再另外說明版本。

回頭再論笑話的定義，王年双研究《金瓶梅》的笑話時，把「笑話」定義為有情節、有敘述性的故事已如前述。然而，《金瓶梅大辭典》將「笑話」歸類於行酒令時輪流說笑的風俗遊藝，¹⁸並未侷限於具有情節或故事性。劉兆佑也說：「笑話，就是能引人發笑的話語。」¹⁹劉兆佑曾在〈古代笑話知多少〉論述從莊子的「齊諧」到劉勰《文心雕龍》的「諧隱」篇，再到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到魏邯鄲淳所編撰之笑話集《笑林》，表示笑話散見在中國歷代經史子集中，各種體例都有，有敘述體也有對話體，有真人真事也有傳說寓言，有當時的見聞也有歷史陳述。²⁰可見並沒有必要將笑話侷限在故事性，應伯爵平日臨機應變的言語，如調侃書僮喉嚨裡有著一管蕭（第35回，頁517），或是諷刺李桂姐乾女兒看出汁兒（第32回，頁464），都應該視為「笑話」。

再者，應伯爵在逗樂取悅西門慶時，不只是飲酒作樂的時候，也不只是他的故事型笑話，也不是諷刺或者反諷可以概括的。還包含他無所不在的機鋒言語，低俗的淫穢玩笑，以及各種戲謔、調侃等，透過非常多元的笑話手法來使西門慶開心，或者活絡當下的氣氛。也藉由這些多元的玩笑形塑成他機敏過人、損人利己的形象。若只研究應伯爵口述的故事型笑話，將錯過應伯爵在整部小說中鮮活個性及其心理層面的探索。所以本文將笑話定義於以引人發笑的言語為主，藉此分析應伯爵說笑話時的深層心理，以及透過笑話如何平衡他與西門慶之間的權力關係。

應伯爵不只善說笑話，還是個創造喜劇情境的高手，總能臨時應變出幾句諧謔語、風涼話就能逗樂西門慶開懷。應伯爵的笑話可以哄抬氣氛、可以諷刺、可以告誡，但也可能暗藏褻瀆或不滿。有趣的是，西門慶通常並不以為意。所以應伯爵表面上的說笑，到底蘊藏著怎麼樣深層心理？而他在和西門慶之間你來我往的嘲謔逗笑，又隱含了什麼樣的權力關係？這就是本文試圖解決的問題。

¹⁸ 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¹⁹ 劉兆佑：〈古代笑話知多少〉，《國文天地》第5卷第10期（1990年3月），頁19。

²⁰ 同前註。

二、應伯爵的猥褻癖好與慾望替代

人們聽猥褻情色話會發笑的原因，佛洛伊德認為，猥褻語（smut）本身就是通過言語有意識的突出性事實或性關係，說話者與聽話者，都能共同感受到這種性興奮，即便是羞澀或難堪，也是對於刺激產生的一種反應。聽了猥褻語就發笑的人與攻擊性行為的旁觀者極為類似，都是因為性的暴露而產生樂趣。²¹ 由此可知，應伯爵喜歡說猥褻笑話，不只是為了取悅別人，也隱藏了自身的猥褻癖好，並在其中得到替代性的慾望滿足。

當然，聽話者也很重要。說笑因人際往來而存在，一則笑話完整產生，必須有製造者與接受者。接受者聽懂製造者言談中的喜劇性，附和他其中的批判、嘲弄與價值觀，進而發笑，笑聲在群體中產生和諧的作用。所以笑話製造者與接受者之間，必須有著相似的價值觀，否則容易造成冒犯或者給人驚懼不悅感。黃克武便說：

笑話與文化群體有相當複雜的關係，他不但反映了這一群體的價值取向和社會關係，同時他也可以界定此一群體，或說笑話的界線也正是群體界線。²²

可見當笑話具備某種群體界線作用時，即成為此一群體的內部辨識系統，反映該族群在特定事件上的價值取向，關係也可能因為相同的價值取向而產生更緊密的連繫。

此外，由於應伯爵幫閒的低下身分，使他在情欲上不能像西門慶可以輕易滿

²¹ （奧）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彭舜、楊韶剛譯：《談諧與潛意識的關係》（台北：胡桃木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139-140。

²² 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頁468。

足，只能在口頭上獲得替代性的滿足。因此，表面上的說笑，其實隱藏了他的深層欲望。

以下透過笑話，嘗試從猥褻癖好及慾望替代來考察其深層心理，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如何透過笑話來凝聚與西門慶之間的默契：

（一）猥褻癖好

應伯爵與西門慶的說笑界線，比一般人還低，卻又「志同道合」，因此圈起屬於他倆的玩笑結界。也就是說，應伯爵低俗淫穢的思考非常契合西門慶放蕩的口味，於是只要應伯爵說笑的場合，西門慶都非常捧場，甚至回味再三。以下便是第 51 回，西門慶對潘金蓮轉述一則變驢的葷笑話，便是他從應伯爵那聽來的：

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得應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第 51 回，頁 766-767）²³

西門慶轉述這則笑話，正是他與潘金蓮偷歡時，因為潘金蓮「難捱忍」的嬌嗔而產生的助興對話。小說沒有交代應伯爵是在什麼機緣下說出這個笑話的，西門慶在和潘金蓮偷歡時用這則笑話來助興，然而就應伯爵而言，就像佛洛伊德理論所提示的，在言說時，已經在想像中得到慾望的滿足。因為這類葷笑話暴露開來的，正是人類日常壓抑的性慾部分。

²³ 引文末句梅節本：「應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大安本則為：「應花子的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大安本，頁 281）。

潘金蓮也坦言自己喜歡葷笑話，她就曾在孟玉樓生日宴上，纏著王姑子說笑，當王姑子初時說一個略帶諧趣「老虎不吃素」的普通笑話時，潘金蓮還直率地排斥道：「這個不好，俺們耳朵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第 21 回，頁 302-303））就如第 67 回，西門家聘來處理文書的溫秀才所言：「自古言不褻不笑。」（第 67 回，頁 1078）這類涉及猥褻、情色的笑料題材，極對西門慶與潘金蓮的胃口，而最能提供這類葷笑話的，正是應伯爵。

不僅如此，應伯爵在男色方面也不放過。在第 35 回〈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僮兒妝旦勸狎客〉，應伯爵鼓吹書僮扮女裝唱南曲，唱畢，應伯爵便當著西門慶的面直誇書僮：「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似他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這一句雙關的調侃就逗笑了西門慶，應伯爵還故作糊塗繼續說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第 35 回，頁 517）如此暗損主子。一次不夠，同一場酒席，又輪到應伯爵說笑話時，他別的不說，偏要說一個沒屁股的玩笑：

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徒弟把 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像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第 35 回，頁 517-522）

第一次被暗示龍陽癖好，西門慶一笑置之，第二次又刻意說出沒屁股成不得的笑話，西門慶雖惱，也不見多大的怒氣。因為就西門慶而言，可能是享樂過後的回味，而就應伯爵而言，則像是在想像中的一次共享。

應伯爵的譚話可以不假思索，信手拈來，對象不一定是西門慶。譬如爲了轉移西門慶喪偶難過的氣氛，應伯爵催促歌妓唱歌。當愛香唱完曲子，西門慶要應伯爵酬妓女們一杯時，應伯爵卻嬉鬧中一氣呵成說出十來種性姿式來取笑侮辱，說得愛香極爲氣惱，但西門慶倒是成功暫時忘卻哀悼李瓶兒的低迷情緒。（第 68 回，頁 1102）

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談諧有分「無害」與「傾向」兩種，而具有傾向性的談諧通常有其目的，與純粹語言遊戲式的談諧不同。傾向式談諧又可分為淫穢與敵意兩種。進行傾向式談諧時，至少需要三人以上在場，除製造談諧語境的說笑者外，還必須有充當敵意或性攻擊對象的第二者，當這位第三者因受到攻擊而暴露性相關的隱私時，此時聆聽（旁觀）的第三者，便與第一者站在同一陣線上，也同時產生了性興奮。²⁴ 應伯爵嘲弄愛香的例子正符合這樣的方式，此時西門慶不是受嘲弄對象而是旁觀的第三者，透過應伯爵對愛香的猥褻笑話攻擊，西門慶也得到性興奮而淡化了他的愁緒。

（二）慾望替代

如果說潘金蓮等女眷或男寵，是西門慶肉體上滿足慾望的客體對象，那麼應伯爵說的那些玩笑，在心理上也能刺激西門慶的性快感，同時滿足或補償自己的性慾望。

此外，比起西門慶擅長用身體進行的性攻擊，應伯爵選擇的是以猥褻的玩笑來宣洩或滿足自己的性慾。應伯爵常吃西門慶身邊妓女或奴僕的豆腐。行為上如一群幫閒陪西門慶在李桂兒那喝酒作樂，要離開前，順手牽羊各種東西，只有應伯爵搶桂姐頭上的金啄針時，會「推曙桂姐親嘴」（第 12 回，頁 155）。戲謔言語更是不饒人，譬如他會與李桂姐說「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著！」然後便「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第 21 回，頁 301）或者調戲來跑腿的琴童、玳安說：「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掘，掘開了聰明孔哩！」（第 54 回，頁 823）這種在玩笑的言語和行為上占便宜，同樣也是一種慾望的補償作用。

周作人（1885 年 -1947 年）曾說這是一種「未能實現而以一笑了事」的情況：

²⁴ （奧）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彭舜、楊韶剛譯：《談諧與潛意識的關係》，頁 142。

猥褻的事物在各色社會上都是禁制的，……不過它另有一種無敵的刺激力，便是引起人生最強大的大欲，促其進行，不過並未抵於實現而以一笑了事，此所以成為笑話而又與別的有殊者也。²⁵

也就是說，在未能實現性欲排解的情況下，猥褻笑話本身就能代替式的滿足真正的性行為。

閻廣林認為，由於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都暗藏著強烈的性本能，但社會的壓抑，所以人類往往會以猥褻笑話或淫穢的機智來發洩這類因為受到文明抑制而不能實現的性行為。當淫穢是以詼諧的形態出現時，反而是能被容忍的。而且在進行詼諧時，往往通過暗示的手法，以一些看似與淫穢本身遙遠的事情，重新建立對於淫穢的想像。²⁶所以上述例子中，有喉音與管蕭的暗嘲，也有婦人對驢陽具丈夫的假意為難。應伯爵在經濟能力不足、現實條件匱乏、身分不允許等各種壓抑之下，由於他本身的猥褻癖好，於是用暗示性的猥褻笑話來彌補自己內心深處無法滿足的性慾。

三、攻擊與防衛

西方喜劇理論最先是從柏拉圖講起「可笑性」，才展開一連串關於笑的辯證。最初始，哲學家認為可笑是從不富自以為富、不美自以為美、不善自以為善的矛盾中說起。也就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虛榮和虛偽，是一切可笑的根源。²⁷魯迅說過：「喜劇是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²⁸應伯爵可以說是可笑性的觀察

²⁵ 周作人：〈苦茶庵笑話集序〉，《周作人全集（二）》（台中：藍燈文化出版社，1982年），頁393。

²⁶ 閻廣林：《歷史與形式：西方學術語境中的喜劇、幽默和玩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203-204。

²⁷ 閻廣林、徐侗：《幽默理論關鍵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0年），頁65。

²⁸ 魯迅：〈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收入《魯迅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卷，頁203。

者，他最擅於拆穿那些人性中的「無價值」面，也就是虛榮或虛偽身的假相。譬如有一次他看不慣妓女韓金釧居然有吃素的習慣，所以說一個吃素的人肚子死後被閻羅王割開，肚子裡面全是渴望吃葷的涎唾的笑話。當金釧惱怒被取笑，也說應伯爵這樣的人也會下地獄被拔舌根時，應伯爵回：「地獄裡只拔得小淫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第 54 回，頁 827-828）應伯爵對沒有利害關係的韓金釧，都能機敏暗諷，巧用笑話的方式拆穿她明明心不齋、身不齋，但仍刻意吃素的虛偽。對於其他跟他有明顯利害關係的人，更需要使用笑話取代攻擊及保護自己。

因此，應伯爵表面上在說笑，其實他的深層心理是在攻擊，或在受到攻擊時的防禦。以下分述他如何以笑話進行攻擊及防衛。

（一）攻擊機制

第 35 回，應伯爵有感於賁四因管工得到太多好處，卻對他沒有回報，似乎沒有把他放在眼裡，有被羞辱的感覺。於是刻意詮釋賁四說的行房（刑房）笑話，指出他笑話中對西門慶的敵意，賁四果然害怕，隔一天就奉上銀子賠罪。這便是透過笑話也能暗中進行的關係角力。（第 35 回，頁 521-522、525）

上述還只是應伯爵應對比較邊緣的人物，應伯爵最在意的還是西門慶，他身為西門慶身邊最信賴的首席幫閒，能夠穩固地位的作法乃是能夠掌握主子最大程度的行事動向，雖然他已經猶如西門慶肚子裡的蛔蟲，但是當他發現事情脫離掌握時，難免會引起自身的挫折與焦慮。此外，由於他有「幫閒自覺」（詳下文），在內心深處必然隱藏著無從宣洩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會使他分外敏感，很容易從他人言行中感受到挫敗感。

張春興的《心理學》提到挫折後的第一種反應為「攻擊」，又分為「直接攻擊」和「轉向攻擊」。「直接攻擊」是最原始的反應方式，人類幼年時可能會選擇以這種方式面對受挫，但是成年人若採用直接攻擊，通常不被社會所容許，²⁹

²⁹ 張春興：《心理學》（台北：三民書局，1992 年），頁 451。

所以也產生了另一種變相的攻擊——「轉向攻擊」。「轉向攻擊」是把情緒發洩到其他的人或事物上，「此種情形，或囂於對方的權力地位不敢直接攻擊，或礙於自己的身分不便直接攻擊。」³⁰ 應伯爵身為西門慶的首席幫閒，表面上身分似乎較高，但幫閒畢竟是幫閒，在主子面前依然只如一條狗，主子的態度以及別人看他的目光，必然會使他產生挫折感，從而產生「攻擊」的反應，此時「笑話」就是他用來攻擊的利器。

（二）防衛機制

再者，挫折會對個人構成一種情緒上的打擊或威脅，從而產生焦慮。為了避免焦慮，便會採取某種「防衛」，包括「文飾作用」、「投射作用」、「壓抑作用」，以及「反向作用」等。以下針對最常見的反向作用及文飾作用論述之：

1. 反向作用

所謂「反向作用」，是「在個人自我防衛時，其所表現的行為之方向卻有時與其動機的方向恰恰相反」，³¹ 這種「反向作用」與笑話的性質有類似之處，因此應伯爵用來自我「防衛」可謂得心應手。第 11 回中，李桂姐與應伯爵之間的氣氛還算和諧。李桂姐能獲得西門慶的梳攏，都得仰賴應伯爵牽線。李桂姐後來私接客人，惹怒西門慶大鬧麗春院，也是應伯爵等人替她說情，才能重建與西門慶的關係。然而李桂姐並沒有把應伯爵當一回事，尤其是第 32 回她主動拜吳月娘為義母，地位頓時從被梳攏的妓女晉升為西門慶的乾女兒。這事還不是由西門慶或李桂姐親自訴說，反而由吳銀兒告知應伯爵，這群每日與西門慶、李桂姐廝混的幫閒們卻不知情，應伯爵遭到背棄的「挫敗感」就非常明顯了。

對於李桂姐，應伯爵發揮他調笑的功力，拆穿桂姐企圖掩飾自己妓女身分的假面具。當李桂姐在三催四請之後終於出來會客，應伯爵便辛辣嘲弄著：

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服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

³⁰ 張春興：《心理學》，頁 451。

³¹ 同前註，頁 466-473。

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婊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願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們不曉的。趁今日眾位老爹在此，一個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灑上些水，看出汁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閒事胡說。」（第32回，頁464）³²

從李桂姐一出場，應伯爵第一句話就向喬大戶提醒李桂姐妓女的身分，先在稱謂上下功夫，擺明著拆下李桂姐的冠冕，將她從尊貴的義女拉回陪酒的歌妓，揭穿「乾女兒」之前還是大夥都刻意掩蓋的「婊子」。然而面對西門慶，同樣是在乾女兒這件事上，應伯爵卻採取迂迴的方式，先誇西門慶：「還是哥做了官好。」恭喜西門慶的地位提高，然後再度強調李桂姐成為乾女兒這件喜事。還說了用「乾女兒灑水看出汁兒（姪兒）」暗諷兩人關係的不乾淨。但整件事是在笑話的語境中說出，明明心中惱怒，卻反而與謝希大兩人一搭一唱，看起來卻像是欣然道喜。

在第69回，西門慶因王三官之事，懲戒小張閒等一幫人，同樣身為幫閒的應伯爵多少有兔死狐悲之感。而西門慶瞞著他做這些事，他沒能掌握西門慶的動向，也使他產生某種焦慮，這時他的防衛機制也出現了。

「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著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³² 梅節本：「交他服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大安本則為：「交他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大安本，頁299）。

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著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第 69 回，頁 1134）

這段話明明是應伯爵對西門慶的埋怨，怨他說：「你是個人？」而「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些慚愧」，這何嘗不是自己的慚愧？因為西門慶對其他幫閒的教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這些話句句都應在自己身上，雖然應伯爵沒有親耳聽到，遲早也會有人轉述給他。這樣的焦慮，使他不得不來自我捍衛。但他並沒有明明白白的說出來，而是用最誇張的讚美，說西門慶「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能夠運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在「反向作用」的防衛方式上，「凡是對人表現竭力奉迎與諂媚者，可能實際上對人懷有敵意或憎恨」，^{③③}可知應伯爵的讚美並不是「正話反說」的嘲弄，而是防衛機制上的「反向作用」。而這些話把西門慶惹笑了，也達到應伯爵自我防衛的目的。

2. 文飾作用

此外，他也會以文飾作用進行防衛，文飾作用是指個人行為不能符合期待目標時，為了維護個人自尊而進行的「自圓其說」，「甚至不惜曲解事實並掩飾自己過錯以期達到維護個人自尊的目的」。^{③④}譬如第 57 回，永福禪寺長老前往西門府上募錢修繕廢寺，應伯爵正好也在。長老遞上疏簿，西門慶也恭敬看完，長老一番恭維讓西門慶聽得歡天喜地，打算慷慨募捐。只是西門慶在下筆的時候，卻開始躊躇應該捐五百還是一千，應伯爵過去極常接受各式請託讓西門慶借錢救濟，所以自然也在這時起鬨：

拿著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為侄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拿著筆，哈哈的笑

^{③③} 張春興：《心理學》，頁 473。

^{③④} 同前註，頁 466。

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的
笑道：「力薄！力薄！」……「還是老師體諒，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
兩。」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
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
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
笑道：「咦！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
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纏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攛掇的，不
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笑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
拍手大笑。（第 57 回，頁 880-881）

應伯爵觀察長老與西門慶互動熱絡，也是想促成此事，所以在西門慶打算寫下金
額的同時，嚷著：「極少也助一千」，但西門慶最終卻只是嘻嘻哈哈推託寫下
五百兩。顯然西門慶沒有被應伯爵影響，甚至還在應伯爵妄言也想當施主時，嘲
笑應伯爵未曾做過施主，未曾寫過疏簿。前面無視應伯爵的慫恿，後又明顯歧視
應伯爵的身分，壓根兒沒把應伯爵當回事。不過應伯爵受挫之後的反應極快，他
馬上以佛經說的第一重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財施的說法反駁回去。將他在
一旁助陣的「心施」抬高於西門慶的財施，也順理成章挖苦西門慶的財大氣粗。
如此自圓其說以挽救自尊，便符合受到挫折之後文飾作用的防衛方式，卻也因為
在笑話的情境底下，所以這種硬將黑的說成白的厚顏無恥、潑皮耍賴反而也是討
喜的。有意思的是，西門慶也反譏雙關應伯爵為「有口無心」之人。兩人嬉鬧
中，卻都各自完成了彼此的攻擊與防衛行為。而這兩人鬥嘴說笑的模樣，更能體
現西門慶與應伯爵給外界「關係親厚」的重要關鍵，這在後面的章節將有更完整
的說明。

《金瓶梅》的階級描寫一向生動直白，我們知道西門慶在他的生活領域中多
麼作威作福、唯我獨尊。應伯爵選擇以笑話言語作為主僕位置的破口，只要在笑
話的掩蓋下，隱蔽自己想說的話，又能有意無意地說出那些不該說出的話，他的
攻擊與防守，都能安全地在笑謔的言語中得到庇護。

四、從笑話看應伯爵與西門慶的友誼與權力關係

單就笑話往來的角度來看，西門慶願意任憑應伯爵與他說笑戲謔，已能看見他對應伯爵的認同。應伯爵透過笑話來維持與西門慶友誼，那麼這種友誼又透露出怎麼樣的權力關係？以下分三點加以討論：

（一）應伯爵的幫閒自覺能滿足西門慶的炫耀心態

應伯爵看似與西門慶表現親厚，但他從頭到尾都是在這場遊戲中最清醒的人。綜觀《金瓶梅》中惹火西門慶的人，多半是隱瞞西門慶偷偷廝混的男女。應伯爵在西門慶面前表現的輕慢直率中仍帶著忠誠，雖然常在言語往來時有所僭越與荒唐嬉鬧，但他永遠尊稱西門慶為「哥」，肢體玩笑也僅限於在西門慶面前與妓女親狎，與那些真正背著西門慶偷情的人完全不同。

小說中有多次應伯爵擅闖或干擾西門慶的情慾現場，52回他曾在西門慶與李桂姐偷歡時，闖入門直言要「抽個頭兒」，說完就按著桂姐親嘴（第52回，頁792）。第68回，應伯爵又是硬闖西門慶與鄭愛月恩愛的房間，無視西門慶的驅趕，一屁股坐在床上對鄭愛月說著：「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盡著合搗！」（第68回，頁1105）等。但這都是西門慶狎妓的場合，也就是說，是西門慶也在場的時候開這些妓女的玩笑，除此之外沒有更多僭越的事情發生。這便與背地裡偷情的層次完全不同，當應伯爵闖入調戲的時候，與其說他真想吃妓女豆腐，同時他更想做的是在西門慶面前展現戲謔面貌，也讓關係之間增添輕鬆的氣氛。

真正需要避嫌的場合，應伯爵反而知道分寸。譬如第67回，潘金蓮與西門慶正在興頭上，西門慶都打算直接招呼應伯爵入室內：

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著。」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

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松牆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著軟簾，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 後邊走了。
(第 67 回，頁 1086)

這個情境相當荒唐與難堪，但從這件事來看，面對隱私揭露，最焦急的是潘金蓮，懂得分寸的是應伯爵，能夠辨識「有人在屋裡」的意思。最不在意的反而是西門慶，他擺明刻意想讓應伯爵闖入看見自己被寵妾服侍的樣子。

其實應伯爵也是深諳主子的炫耀心思。在第 20 回，當應伯爵央求見新婚的李瓶兒一面時，應伯爵口說「不當斗膽」但還是拼命鼓吹；西門慶明知不妥還是答應，就算玳安擋著、李瓶兒不願意，西門慶卻親身入內勸出李瓶兒，讓李瓶兒暴露在眾男性貪婪打量的目光中（第 20 回，頁 280）。但此時應伯爵沒有顯示像對待鄭愛月以及李桂姐那樣的輕狎。反而是西門慶明知於禮不合，但還是有炫耀美人以凸顯自我的心態，看似順從應伯爵的鼓吹慫恿，但或許是應伯爵恰恰滿足了西門慶的炫耀虛榮心。

所以說，應伯爵的輕浮有所界線。他完全知道西門慶在意什麼，所以在狀似薦舉水秀才的第 56 回，就刻意用反話吹捧「人品高尚」的水秀才被迫勾搭上前東家的丫頭、小廝，被趕了出來：「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第 56 回，頁 869-870）一本正經又夾雜著說笑的模樣，看似推舉實則詆毀。他也完全具備幫閒的自覺及處世法則，在 72 回就曾對如此教導李銘：

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著，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主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著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休說你們隨機應變，全要似水兒活，纔得賺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第 72 回，頁 1199）

西門慶在應伯爵眼中是「有錢的主兒」，而他是一個奉承的。雖說是結拜兄弟，

但他一直具有自知之明，自己還是在服侍有錢人，也深知「嗔拳不打笑面」的道理。應伯爵還是能區分兩人之間的界線。能看似親狎不遜，實則嚴守界線，才是應伯爵真正高明的地方吧！

（二）應伯爵的戲謔稱謂能淡化西門慶的霸凌

西門慶看似親厚應伯爵，實際上還是瞧不起應伯爵的身分。譬如前面章節論述西門慶譏嘲應伯爵沒有當過施主，沒有寫過疏簿就是一例。此外西門慶也常在稱謂上壓制應伯爵。

杜艷青的〈《金瓶梅》稱謂語的語用特點及其文化內涵〉，闡明《金瓶梅》的稱謂反映明代家庭與社會文化，其中最顯著的有趨親性，使用最近的親屬稱謂稱呼主子或非親屬。譬如奴僕叫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為爹、娘；多數社交場合也多用爺、奶奶、哥哥、姐姐等，前可加姓名或排行。或者變異性，突破常規稱一些並非為官的人為官家、官兒；或者長幼、親疏、男女無序，譬如西門慶常稱親近的女性為我的兒等。³⁵ 都可以看見這部白話長篇小說反映的社會倫理。王召妍又將稱謂分成禮貌性與非禮貌性，趨親、趨長、趨官都屬於禮貌性的稱謂，不過《金瓶梅》非禮貌性的蔑稱、詈稱特色則更突顯。而非禮貌的稱謂除了具備羞辱功能，也能達成戲謔的功能。³⁶

西門慶對應伯爵的稱謂主要有兩種——「應二哥」與「狗材」。向他人介紹時，西門慶體面趨親稱其為「應二哥」，舉凡向人介紹應二哥是朋友，或與家眷交代於應伯爵的社交行為，或轉述應伯爵透漏的訊息時，本文統計出現 22 次。西門慶與應伯爵對話，當面尊稱他為「應二哥」僅有 3 次。但是西門慶最常以「怪狗材」、「歪狗材」詈稱應伯爵，本文統計共計 30 次。³⁷ 比起斥責，狗材

³⁵ 杜艷青：〈《金瓶梅》稱謂語的語用特點及其文化內涵〉，《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92-94。

³⁶ 王召妍：〈金瓶梅的稱謂語：時代文化的鏡像〉，《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4 年第 10 期（2014 年 10 月），頁 106-109。

³⁷ 本文計算西門慶說起「應二哥」之回數，可詳見第 11、14、16、18、24、31、33、38、40、42、50、51、56、58、62、65、67、68、74 回共計 25 次，但多為西門慶向他人提起應伯爵

更像西門慶專為應伯爵取的暱稱。有意思的是，整部小說比西門慶位階低下的人物，多的是真正的奴才，西門慶卻只叫應伯爵為「狗材」，狗材意旨罵人像隻狗。而西門慶在罵著狗材時，偶爾也伴隨打頭的舉動。譬如第 46 回、52 回、73 回，都有西門慶笑罵的同時向應伯爵頭上用力扇打的行為。

向外尊稱為應二哥，實際相處卻時時連罵帶打，明明是主子對幫閒的恣意欺負，一切卻又能完美融合在狀似和諧的說笑之中。這樣的霸凌在這對「偽兄弟」的權力關係中，卻是應伯爵能輕易化解的。

因為應伯爵總能在面對這類應對時，在言語稱謂上也能刻意以玩笑的稱謂防禦抵抗，譬如第 46 回，應伯爵贈飯給李銘等人，嘴裡說著要善待行院中人時：

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這當差的苦甘！」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怎生說……」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第 46 回，頁 672）

西門慶調侃應伯爵同為不入流的行院中人，才會這麼體恤同類人。應伯爵回嘴前先戲稱西門慶為「傻孩兒」，說他因身為子弟（嫖客）無法憐惜。西門慶又回嘴戲稱：「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兩人互相在稱謂上貶低對方為自己的兒子，使罵言包裹著親暱性而轉化為玩笑。

應伯爵的稱謂玩笑也用在反擊其他人之中，譬如第 68 回，愛月兒罵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多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面對鄭愛月的貶低，伯爵反擊：「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妳媽相交，妳還在肚子里。」（第 68 回，頁 1100）三兩句戲謔反擊，又能將對方企圖抬高的氣勢打回低處。

時，實際當面稱呼應伯爵為二哥只有在第 38、56、65 回 3 次；西門慶稱呼應伯爵為狗材（傻狗材、怪狗材、歪狗材等），則在第 20、35、45、46、52、60、61、67、73、76 回出現。共計有 30 次。「應花子」這個渾名則是與妓女往來時，妓女如李桂姐、鄭愛月等多稱應伯爵為應花子，西門慶鮮少使用。

這類從以稱謂進行侮辱的玩笑，廖德明認為，這是「在輩分上佔便宜。中國人講究輩分，注重長幼有序，一旦把輩分凌駕於他人之上，不僅僅是對其純正血統的玷污，更是要他人盡孝道與遵從。」³⁸

然而這種罵言卻也是親暱的表現，可以達到毫無界線的廣場狂歡氣氛：

詛咒罵人是廣場話語中的親暱交談形式，當人們一旦變得十分親暱熟悉，不知不覺間就帶粗，反言之，粗口也使得談話者的距離消失，在「哥兒們弟兄媽拉巴子」的粗話髒話中大家相聚一團，成為知心換命的知交……廣場上的親暱笑罵的另一特徵是讚美與詛咒同時並舉……但同時，這些詛咒和髒話又是在哄堂大笑的歡樂氣氛中出口的。³⁹

如此一起開稱謂的玩笑，又在笑罵中抹去彼此的界線，在歡樂玩笑的場合中營造一種狂歡精神。兩個人透過戲謔的稱謂表達親厚，也讓咒罵與歡笑充斥在彼此之間，如此，在笑話中應伯爵輕易地與西門慶產生了某種平衡關係。但實際上，也能從戲謔稱謂的切換，看見兩人真實的權力互動。

第 67 回就有非常值得琢磨的稱謂攻防之戰，先是西門慶因為鄭愛月送的酥油泡螺兒睹物思瓶兒時，應伯爵玩笑式地說了：

伯爵道：「我頭裡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著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第 67 回，頁 1079）⁴⁰

³⁸ 廖德明：〈髒話的性意識指向剖析〉，《遼東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26。

³⁹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台北：麥田出版，2012 年），頁 281-283。

⁴⁰ 梅節本為：「尋的都是妙人兒」，大安本則為：「尋的多是妙人兒」（大安本，頁 226）。

這段話明褒西門慶身邊不愁美女相伴，但在稱謂上卻是將李瓶兒、鄭愛月戲稱為女兒，而這些女兒得「孝順」他。同時間狀似欣羨西門慶隨時有佳人遞補，取悅西門慶的虛榮心。但是調侃的同時，卻又在稱謂上下功夫，讓自己在關係當中佔上風。

接著過段時間未訪，應伯爵再訪時已生了兒子。當時西門慶聽聞應伯爵生兒子，當下反應道：「春花兒那奴才生的？」面對西門慶貶低的語氣，應伯爵馬上利用玩笑反擊：「是你春姨人家。」（第 67 回，頁 1086）一下子又將被貶低的階級拉回，借由玩笑回應西門慶。但此次應伯爵用意是前來借錢，當他訴苦自身生活艱難之處，西門慶答應借錢後，稱謂一下子又顛倒過來：

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下敢瞋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發了眼。」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相你娘那樣哩！」（第 67 回，頁 1087-1088）

從這段情節可以看見，應伯爵與西門慶其實完全知道自己的真實角色。西門慶調侃夠了也慷慨解囊，稱他為「我的兒」，應伯爵也稱他為「哥」。借錢的當下，稱謂關係回到正確的上下階級。借錢的行為結束後，西門慶繼續口頭狎戲應伯爵的妻兒，應伯爵便也繼續扮演無賴般的好友，將春花兒與西門慶的母親並提：

「你春姨這兩日瘦得相你娘那樣。」兩人嬉笑怒罵，表現親暱。此次借錢可視為很明顯的分線，前半場戲謔因為借錢的行為按下暫停，兩人恢復現實階級關係，待應伯爵收了錢，又馬上盡責扮演一個沒大沒小的無賴，與西門慶鬥嘴取鬧。兩

人的「親厚」，可以藉此看見其中隱微的操作。

（三）應伯爵與西門慶友誼間的權力關係

眾所周知，西門慶原本就是一位品行低劣、沒有道德感，因錢財豐厚擠進上流社會的暴發戶。應伯爵幫襯在這樣主子的身邊，更是極為具幫閒自覺，為人機敏又能拿捏分寸；兩人有著相近的猥褻癖好，同時他又能運用淫穢詼諧、貶低稱謂的話語與西門慶進行短暫的抗衡。西門慶對外的社交體現，希望獲得一位知己般的「應二哥」，實際上待應伯爵卻為「怪狗材」。這兩人的行為看似自相矛盾，卻也是權力中的壓制與抵抗的作用。根據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權力論述，權力不是單方面的，有壓制的力，就有反抗的力，尤其反抗是權力不可消除的對立面。⁴¹ 西門慶的主客觀條件使他這個社會身體（social body）在權力關係能支配與懲罰階級低下的人，但同時間也一定會有抗拒權力的反應出現。⁴² 這也是應伯爵作為幫閒，在面對壓制時，零散以笑話及滑稽行為所產生的反抗能力。而同時間，當西門慶面對應伯爵夾帶著傾向性的戲謔反抗時，又以同樣的笑謔手法抵禦。一來一往的角力，看似地位懸殊，卻又在說笑的語境中達到某種短暫的平衡效果。

所以應伯爵能調戲輕狎西門慶寵幸的妓女，但不碰其家中的女眷丫環。能口頭上譏諷戲謔、偶爾調皮搶走西門慶手中的東西，但默默承受西門慶的言語霸凌與肢體攻擊。每一處都像是西門慶與應伯爵之間親暱的行為展現，但每一處也都是應伯爵與西門慶之間權力關係的運作。

此外，財富、女人，西門慶一應俱全。從《金瓶梅》中，我們看見的是西門慶為了證明自己，不斷地擴張自己的權力地盤。擁有貌美女人在當時自然也是成功男人財力雄厚的象徵。應伯爵是西門慶的幫閒，且正恰如其分地扮演親暱不懼怕他的兄弟角色，恰好能以兄弟的偽平等身分見證西門慶的成功，成為西門慶炫

⁴¹ 陳明珠：《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頁144。

⁴² 同前註，頁145。

耀自身魅力的對象。也或許應伯爵身為偽兄弟的玩鬧與僭越反抗行為，更能完美突顯西門慶坐擁一切的最高權力者角色。

那麼，西門慶與應伯爵之間是朋友嗎？若以中外哲人的眼光來看，顯然不是。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西元前 106 年——西元前 43 年）曾說：「友誼是靠美德而結合的，既如上述，那麼凡事有德行表現的時候，同類的人必感到氣味相投，友愛之情油然而生。」⁴³ 孟子（西元前 375 年——西元前 289 年）也說：「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⁴⁴ 認為真正高價值的朋友，是因為德行而彼此吸引，不憑恃其他外在之物。在中西哲人的價值觀中，如此過於便辟、善柔的應伯爵，離好友還有很大的距離。

但西賽羅也將智慧之人與平常人的友誼作了區分，甚至意有所指的說：「講到禽獸，無論是空中的，水裡的，陸上的，無論是馴的，是野的，全部都是愛他們自己的，一切生物均生而賦有這種情感，並且他們喜歡同類相聚，和人類的愛有點彷彿……。」⁴⁵ 沒有德行可言的西門慶與應伯爵，同類相聚、品味相投，因為虛構的友情而互相往來。西門慶因為有應伯爵這樣的「朋友」，可以見證他得來的成就與樂趣，除了自己開心，也滿足自身可以分享的虛榮；應伯爵也因為與西門慶相襯的嗜好與低俗品味，得到不少好處。

其實小說中的明眼人都將這種利益之交看在眼裡，當第 80 回西門慶死後，應伯爵邀來其他幫閒以簡陋的方式做了二七。從水秀才充滿譏諷的祭文中，即可看出這段關係在旁人看來有多荒謬虛無：

……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
正宜撐頭豁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現今你便長伸著腳子去

⁴³ （羅馬）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梁實秋譯：《西塞羅文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120。

⁴⁴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第十上》，收入馬辛民、李學勤等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25。

⁴⁵ （羅馬）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梁實秋譯：《西塞羅文錄》，頁 134。

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 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并馬而傍溫香。（第 80 回，頁 1398-1399）

這篇祭文譏諷西門慶死因難堪，又諷這群胯下隨幫，只是因為各種樂趣及油水可刮而聚集。他們真正對西門慶的去世感到遺憾並非攸關情誼，而是怨嘆再也無法跟著西門慶飲酒作樂，再難有軟玉溫香相伴。西門一家也的確樹倒猢猻散，應伯爵迅速搭上張二官，繼續發揮他的機敏個性求生存，並且積極牽線西門慶的女眷改嫁，完全與 79 回西門慶死前叮囑的「休要失散了」（第 79 回，頁 1389）期待相反。

西門慶的死亡，翻轉了他和應伯爵的權力關係。在西門慶生前，應伯爵透過玩笑、戲謔稱謂，以低姿態與西門慶維持「假性朋友」的關係；而在西門慶死後，西門慶成為應伯爵的嘲弄對象，活畫了他們看似熱切實則單薄的友誼。

五、結論

應伯爵說笑話的能力在《金瓶梅》一書中首屈一指，無論是具有故事性的笑話，或只是言語上的調笑，都令人印象深刻。其實，這些笑話或調笑戲謔都反映了作為西門慶首席幫閒的深層心理，他的笑話，恰巧能迎合西門慶猥褻癖好的品味，也能達到自身滿足慾望的替代。而在感受到挫敗時，他也能用笑話來進行攻擊他人以及防衛自己，達到鞏固地位以及保護自己的目的。

至於應伯爵和西門慶的關係，《金瓶梅》的主要角色裡，西門慶是權力最高的人，應伯爵的幫閒自覺能滿足西門慶想炫耀的心理，戲謔稱謂又能淡化霸凌，達到短暫的平衡效果，使兩人維持得像個親厚的朋友關係。但這層關係是經不起金錢利益檢視的，生前的西門慶使應伯爵有利可圖，則能表現得熱情且逗趣；死後的西門慶再也沒有價值，應伯爵也順水推舟下了這檔戲，繼續前往其他大戶人家盡自己幫閒職業的本分。

與其說西門慶與應伯爵兩人關係深厚，不如說兩人的情感本就因幫閒奉承主

子的關係而虛胖著。但應伯爵成功透過笑話言語暫時抹除他與西門慶之間的界線，讓兩人在笑話、咒罵與不當的嬉鬧之中，擁有他與其他人不一般的位置。

應伯爵需要放下尊嚴逗笑逢迎主子來維持溫飽；西門慶則需要識趣的人取悅他坐擁財富卻孤寂的心靈。他們之間乍看深厚的友誼，其實不過是一場權力關係的遊戲而已。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第十上》，收入馬辛民、李學勤等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訂：《金瓶梅詞話》全三冊（台北：里仁出版社，2015年）。

（明）蘭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詞話》（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3年）。

（明）蘭陵笑笑生著，王汝梅等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會校本·重訂版）》全二冊（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1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周作人：《周作人全集（二）》（台中：藍燈文化出版社，1982年）。

胡衍南：《蘭陵笑笑生與〈金瓶梅〉》（台北：五南出版社，2019年）。

張春興：《心理學》（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

陳明珠：《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

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台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

黃霖：《金瓶梅大辭典》（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台北：麥田出版，2012年）

魯迅：《淮風月談》（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年）。

魯迅：《魯迅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閻廣林、徐侗著：《幽默理論關鍵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0年）。

閻廣林：《歷史與形式：西方學術語境中的喜劇、幽默和玩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

魏子雲主編：《金瓶梅研究資料彙編下編——金瓶梅第五十二回至五十八回之比刊與解說》（台北：天一出版社，1989年）。

（奧）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彭舜、楊韶剛譯：《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台北：胡桃木文化出版社，2007年）。

（羅馬）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梁實秋譯：《西塞羅文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年）。

（二）期刊論文

王年双：〈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集刊》1996年第1期（1996年6月），頁55-78。（DOI:10.6973/CHSFTHKWHCK.199606.0055）

王召妍：〈金瓶梅的稱謂語：時代文化的鏡像〉，《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4年第10期（2014年10月），頁106-109。

王悅：〈試從西門慶的人生際遇分析應伯爵的幫閒形象〉，《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8年3月），2018年第9期。

王燕：〈《金瓶梅》應伯爵形象研究〉，《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7年33期（2017年11月），頁16-17。

杜艷青：〈《金瓶梅》稱謂語的語用特點及其文化內涵〉，《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2006年12月），頁92-94。

范正生：〈無恥卑鄙的應伯爵——《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之三〉，《岱宗學刊》第6卷第1期（2002年3月），頁27-30。

徐景洲：〈應伯爵和他的混飯術〉，《文史知識》1993年第9期（1993年9月），頁123-127。

張美華：〈明清世情小說中的縱橫家——以《金瓶梅》幫閒應伯爵為例〉，《有鳳初鳴年刊》第7期（2011年7月），頁301-322。（DOI:10.29458/AGSCLSU.201107.0016）

董定一：〈崇禎本金瓶梅笑話的藝術特徵與文學意蘊初探〉，《陰山學刊》第 25 卷第 1 期（2012 年 2 月），頁 47-52。

廖德明：〈髒話的性意識指向剖析〉，《遼東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25-30。

劉兆佑：〈古代笑話知多少〉，《國文天地》第 5 卷第 10 期（1990 年 3 月），頁 19-22。

邊家珍：〈倭幸幫閒的絕妙畫像——論《金瓶梅》中的應伯爵〉，《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3 期（1996 年 5 月），頁 84-87。

（三）論文集論文

張文德：〈試論《金瓶梅》諧謔藝術〉，《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12 年），頁 79-91。

（四）學位論文

王燕：《〈金瓶梅詞話〉中應伯爵幫閒形象研究》（青島市：青島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

附錄：萬曆本與崇禎本金瓶梅笑話之比較

本論文據王年双〈關於金瓶梅裡笑話的性質與作用〉與董定一〈崇禎本《金瓶梅》笑話的藝術特徵與文學藝蘊初探〉兩篇論文的統計的笑話，重新比對整理後，如下表所示：

回數	萬曆本	崇禎本	說笑者
第 1 回	無	道士還魂	應伯爵
第 1 回	無	殺虎	應伯爵
第 12 回	泥水匠	泥水匠	謝希大
第 12 回	孫真人請客	孫真人請客	李桂姐
第 15 回	子弟裝貧	子弟裝貧	應伯爵
第 21 回	螃蟹拜把	螃蟹拜把	應伯爵
第 21 回	不吃素	刪	王姑子
第 21 回	公公相誰	公公相誰	王姑子
第 35 回	吃樅傷心	吃樅傷心	西門慶
第 35 回	補刑房	補刑房	賁四
第 35 回	道士師徒	道士師徒	應伯爵
第 51 回	變驢	變驢	西門慶（應伯爵） ⁴⁶
第 52 回	人慣溺床	人慣溺床	應伯爵
第 54 回	吃素	刪	應伯爵
第 54 回	無	江心賊	應伯爵
第 54 回	無	麟	應伯爵
第 54 回	無	妝霸王	應伯爵
第 54 回	無	屁香	應伯爵
第 54 回	無	白藥	西門慶
萬曆本笑話：12 則 崇禎本笑話：17 則 共計 19 則			

⁴⁶ 第 51 回，西門慶說給潘金蓮的變驢笑話，是轉述應伯爵所說。故也應算是應伯爵所說。

Exploring at Ying Bojue depth psychology and his friendship and power relationship with Ximen Qing from the jokes in *Jin Ping Mei Ci Hua*

Chou, Ying-Hsiu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i-men Ch'ing and Ying Bojue were nominal brothers as well as master and servant.

Consequently, Hsi-men Ch'ing should have had higher authority over Ying Bojue, but many cases have shown the absurd arrogation of Ying Bojue and the indulgent and tolerant attitude of Hsi-men Ch'ing. The reason lying behind this seemingly balanced relationship perhaps could be uncovered through their humorous interaction.

Chin P'ing Mei depicted loads of wine-and-dine scenes interwoven with jokes; among which, Ying Bojue was adept at telling jokes and he always could take good advantage of joke strategies in non-equivalent power relationships. Apart from telling jokes, Ying Bojue was adaptive for creating joyful atmosphere with his resourceful. The current study primarily examined the jokes and drollery of Ying Bojue and analyzed his personality.

The study results lead us to understand the joking context between Ying Bojue and Hsi-men Ch'ing, and further provide deeper insight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 word: *Chin P'ing Mei Ci Hua*, Ying Bojue, Hsi-men Ch'ing, Joke, Power Relationship